

新生代

手表

□赵艳宅

多少年了,冬子还清楚地记得姨夫戴着亮闪闪的手表接走小姨的神气样。看着姨夫腕上的表冬子忍不住出了神,梦想着有一天姨夫不喜欢了会给了他。后来姨夫的手表丢了。

小学毕业冬子幸运地考上了初中。那年天旱,麦子几乎绝收,种下的玉米总算露了头,却成天没精打彩,垂头丧气。母亲生了一场病,四处借了债。家里拿不出供冬子上学的70元学杂费。父亲说,你自己想办法吧,能借到钱就上,借不到就算了。

冬子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家门,天灰蒙蒙的。硬着头皮转了好几家,终于在堂叔家借到了钱。上学有希望了,冬子蹦蹦跳跳地跑回去,看到徒有四壁的家和生病的母亲,又犹豫起来。母亲说去上学吧,我会好起来的,家里也会好起来的。

开学好几天了,冬子才搬着凳子走了6里地,坐进了课堂的最后一排,跟王小宁成了同桌,他腕上赫然戴着一块金光闪闪的手表。

冬子忘乎所以地凑近去看,表针的跳动拨动着他的心弦,有一瞬间感觉似有呼应。但冬子清楚地听到王小宁说:“看什么

看?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怎么办?”

抬起头,一张不可一世的脸正映在他面前,冬子淡定地摘下书包,坐正了身子,心中却像熬了一锅棒子粥,咕嘟咕嘟冒着泡,每一个爆裂的泡都在嚷嚷,等着,总有一天我会有更好的。

冬子把一肚子的气都撒到了书本上。尽管入学时底子并不雄厚,但在他不泄劲地追逐中,成绩一点点地向前挪动了。王小宁的成绩本来就不如冬子,后来差距越拉越大,他再也不敢摆出那样的臭嘴脸,有时为了抄冬子一道题还会嘻皮笑脸地跟他套近乎。

有一回,王小宁突然摘下手表,往冬子的手上戴。冬子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,不让他戴。冬子的手冻了,肿得像发面馒头,又攥了起来。王小宁用力前拉,冬子使劲后缩,僵持了一会儿,他终究没能给冬子戴到腕上。

那是冬子和手表最近的一次接触,冬子真切地感受着它在冬子拳头上摩擦着,心底却倔强地拒绝着。

王小宁说,给你装兜里吧。

冬子说,万一掏不出来了怎么办?

他说,没事,送你了。

冬子说,那不行。

冬子再没看过一眼他的手表。

后来,冬子被老师调到了第三排。

老师也有一块不一样的手表,他说考上中专家里都给买。老师的话像一道曙光,照亮了冬子黑暗的生活,冬子憋着气要考上中专,做了一本又一本的练习题,却以两分之差与中专失之交臂。上了高中,却没有脸面跟父母要手表了。

风拂杨柳麦苗黄,三年高中到了尽头。高考完,冬子收到了一所不太理想的医学院校的录取通知书。冬子闭着眼任眼泪挤出眼眶,恨自己不争气,又盼父母同意他去上学,买手表的事烂到肚子里了。

医科学校毕业,冬子到一家私人诊所工作。挣来的钱刨去租房、吃饭、上交父母,到月底已所剩无几。看周围的人都操持着在城里买房,冬子愣挤出一点存进银行,准备着买房,买块手表仍如以前可望不可及。

2005年,冬子结婚了。手机代替了手表的功能,买手表也没必要了。

这些年,生孩子,买房,买车,还账,唯

独舍不得挤出钱来买块手表,日子依然过去了。

终于,冬子戴上手表的愿望实现了。年会上,为了活跃气氛,单位安排了抽奖环节,三等奖居然是手表。

轮到冬子了,冬子走上台跟大伙说:“只要抽不到三等奖,我都希望有人愿意跟我换一下。”

结果,冬子执意用抽到的二等奖一部手机换了小马的三等奖。

小马说,不许反悔。

冬子说,谁反悔谁是棒槌。当着大伙的面,冬子拆开包装,掏出手表,戴在了手腕上,开心得像个孩子,连抽到万元现金一等奖的老吴都比不上他。

冬子只戴过那一次手表,再没戴过。有人问冬子怎么不戴了?

冬子说,碍事。

有时,冬子会摸着那块手表,尝试着往腕上戴,可怎么也找不到感觉了。

创作谈

□赵艳宅

某天,一个朋友跟我说要给我提供一个写作的素材,我当然欢迎,然后他就发给了我一段文字,讲述了他想要一块手表却追而不得的经历。

文字朴拙平常,但看过之后,我居然颇有感触,因为我跟他是同时代走过来的人,又都是农村普通家庭里走出来的,也有过醉心追求某

一件东西的相同经历,于是我顺着他给我提供的材料,把我和他以及那个年代人们的经历集中在一块手表上,来表现梦想的实现过程也许会很漫长,而且不会是一帆风顺。

在这个过程中,因为世事蹉跎,梦想的目标可能会逐渐淡化,甚至在某些时候会迷茫不知所措,而当某一刻发现梦想还有实现的机会,

就会不顾一切地为之付出,直至达成所愿,就如此文冬子梦想拥有一块手表,这个梦想在很多人来说很容易实现,但放在冬子身上实现起来却很难,所以在有机会可能拥有的时候,他宁愿被别人笑话,也要用二等奖的手机换三等奖的手表。然而,当梦想成真了,劲头一泄,才发现那时的感觉再也找不到了。



赵艳宅

沧州市作协会员。作品被收入《中国闪小说年度佳作2015》《2017中国年度作品·小小说》《2018中国年度作品·小小说》《砺 有磨砺的青春才酷》等。

老作家

父亲

□陈金发

父亲很少给我“托梦”。

第一次梦到父亲,我为他迁了坟,他原来的坟墓,经常被车马碾压,我把他迁到了平坦开阔、有井有树的地方;第二次梦到父亲,我为他和母亲立了碑,本来是要写篇碑文的,可是千头万绪,一时不知从何写起,也就作罢了;这天忽然又梦到了父亲,只是冲我微笑着,一句话也不说,醒来后我左思右想,是什么意思呢?噢,我应该写点东西来纪念他,以弥补欠缺碑文之憾。

我是家里的老小,在我的童年,母亲是村干部,一天到晚忙着村里的事,哥哥姐姐们,出嫁的出嫁,上班的上班,上学的上学,平时家里只有我和父亲,在父亲的怀抱和呵护中,我一天天长大。记忆里,父亲最喜欢看戏,听大鼓书,虽然他一天学都没上过,一个字也不认识,可是他却有惊人的记忆力,干完农活闲暇时,一遍一遍给我讲他听来的故事:岳飞、杨家将、关公、赵云等等。他一高兴,还会放开嗓子唱几句。特别是在推磨的时候。那时的农村,自家吃的米面,都是靠石磨碾压出来的。推磨要不停地转圈,我和父亲一人抱着一条木棍,一圈一圈地转,有时转得头晕眼花,有时转着转着就睡着了,这时候,父亲就又给我讲起戏文来。那些年,真是推不完的磨,转不完的圈,听不完的戏。一天一天,踏踏实实,平平淡淡,在

辛劳和汗水中迎接明天。

60年前的农村,看戏、听大鼓书,是人们最大也是唯一的文化生活,只要有戏看,不管多远多累,父亲都要前去。大概在我四五岁的时候,一次父亲带我走着夜路去邻村看戏,因为人多,他就让我骑在他脖子上看,戏唱到一半,忽然雷电交加,大雨如注,人们四散逃窜,父亲一会儿背着我,一会儿扛着我,在漆黑的夜里,跌跌撞撞地往回跑,村口有条水沟,父亲一下子摔倒,在他倒地的一刹那,他用力一甩,把我推举到岸上,他自己却倒在了水沟里,我被摔得晕头转向,又急又怕,大声地喊:“爸,快上来!”这时,在一道道闪电中,我看到父亲竟然还冲我笑笑,说,“没事,没事!”

平时父亲去干农活,没人管我,我就和村里的小伙伴们玩耍捣乱,我们趴在闷热浓密的玉米地里,爬到人家的瓜地,摘下半生不熟的脆瓜、甜瓜;用袖子擦擦,大吃一顿,剩下的用土埋了。父亲知道后,骂了我两句,赶集时,买了几个瓜,给人家送了去。村里有人结婚,我和小伙伴们,站在人家窗台上,往新媳妇的炕上、新被褥上撒尿,父亲知道后,摸着我的头,嘿嘿笑着,说,“这小子!”上学了,每到期末年终,我拿回学习成绩单或者奖状时,父亲就会开心地喝一次廉价的白酒,看一眼奖状,喝一口酒,喝着喝着,就唱起戏来。

有人说,父母是最早的启蒙者,因为父亲,使我对戏文里那些英雄人物,崇拜痴迷。上学后,我千方百计寻找有关的小人书、连环画。小学四年级时,意外借得一本《红楼梦》,虽然读得艰难,似懂非懂,却从此为我开启了文学之门,从此我与学校的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,也逐步开始偏科,与“数理化”渐行渐远。

上了初中,因为住校,我离开了父亲,一天中午,我正在进行乒乓球比赛,教练进来说,有位老大爷找我,我跑到院子里,听到有人喊我的乳名,循声望去,远远地一棵大树下,正是父亲!父亲变了,原本挺直的身板,弯曲了,一直乐乐呵呵的笑容,不见了,原先黑密的头发胡须,斑白了。一身粗布衣衫,我知道,那是已经年老的母亲自己织的、缝的,可是,为什么不染一染呢?这样一身白衣白裤,在学校里,太扎眼了!我让父亲去教室或宿舍喝口水,歇歇脚,父亲摆摆手,有气无力地说,“不去了,我这个样子,别让你同学看到。”然后,从兜里摸出两个熟玉米,“早晨你娘刚给你煮的,快吃吧!”说罢,又看了我一眼,转身走了。我站在原地,愣愣地,不知如何是好。

放假了,我迫不及待地往家跑,看到父亲躺在炕上,旁边的碗里,是黑黑的药汤,母亲叹了口气,说一个多月前,父亲借钱赶集买了头小猪,本想养大了贴补家

用,可没想到,临到家门口了,小猪从父亲背的粪筐里蹦了出去,父亲急了,没命地追,他已经六十几岁的老人了,哪里追得上!父亲又气又急,当时就吐了血!村里的老中医说,这是宰炸了肺!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,哪里有钱去医院?这时,父亲醒了,看见我,苦笑说,回来了?我那时不懂事,不知说什么来安慰他,只觉得心里害怕。过了一会儿,母亲端着碗过来,里面是用黑油炸的两个鸡蛋,中医说这是偏方可以治病,父亲爬起来,颤巍巍地夹起一个,送到我嘴边,说,吃吧!这时,我再也忍不住,眼泪刷刷地掉下来……

父亲走了。这一走就是几十年,却只让我做了三次梦,我愿再做第四次、第五次,让我和父亲在梦里相见,再听听父亲的说和唱,让父亲也真实地触摸到儿子的热泪和温度。

陈金发

1952年生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河北省作协会员。作品发于《散文百家》《中国作家》等期刊,出版个人文集两部。